



约100名失聪人士及失聪孩童的家长前天到新加坡聋人学校出席对话会，对失聪者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蔡婉婷摄)

聋人协会执行理事长林雪兰说，能升上大学的失聪学生，绝大部分自小就进入主流学校，这跟家长意识提高、让孩子及早医疗和给予教育机会有关。

杨萌 报道
yangmeng@sph.com.sg

家长让孩子及早医疗、科技进步和教育机会增加，能升上大学的聋哑学生近年显著上升。

新加坡聋人协会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本地四所大学共有33名聋人学生，比1999年的6名高出许多。

这个上升趋势是在本地失聪学生人数逐年下降背景下发生，比如，1999年本地的主流学校里有817名聋人学生，但从2005年开始跌到少过800名，2008年只有478名，到了今年也只有737名，分布在小学、中学、初级学院、理工学院、工艺教育学院和大学。

新加坡聋人协会执行理事长林雪兰指出，总体学生下降的趋势跟生育率降低有关，但升大学聋人学生数字却显示这些年整体条件获得改善。

她说，能升上大学的失聪学生，绝大部分自小就进入主流学校，这跟家长意识提高、让孩子及早医疗和给予教育机会有关。自2001年起，本地妇产科医院在宝宝出生时就能诊断听力障碍，目标是在三个月内确诊，并在半年内进行介入，政府也资助安装人工耳蜗的费用。

在南洋理工大学电脑科学系念三年级的卓明安(假名，23岁)就是一个例子。他只有部分听力，从

小就在主流学校念书。他说，大学里很多外国教授的口音不容易听懂，他就通过跟同学借笔记或向老师请教的方法跟上进度。

及早介入能适应主流教育

新加坡聋人协会会长、耳鼻喉外科高级顾问医生刘旺建副教授曾撰文指出，八九成严重失聪的幼儿在接受有效听力恢复术和及早介入后能适应主流学校教育。

事实上，现在到专门的聋人学校就读的学童已是少数，本地三所接受失聪学生的小学：嘉诺撒学校(Canossian School)、灯塔学校和新加坡聋人学校，学生人数加起来只有100多人，到主流小学就读的却有344个。

坐落在蒙巴登路的新加坡聋人学校自1963年成立，1980年代学生人数一度有400名，但现在只有14个小学生，学校已在2010年停止招生，并打算等现有学生在2016年毕业后停办。

即便如此，学校并不打算从此“淡出”，林雪兰透露，他们打算以“卫星学校”的方式，派人到主流学校里为失聪学生提供支援。

这个建议受到家长欢迎。张瑞兰(38岁，自雇人士)的11岁女儿目前在聋人学校上小学三年级，她说，她原本一直想把女儿送去主流学校，但女儿在听力障碍之外还有学习障碍，需要老师的密切指导。“有了卫星学校，我的女儿就可以

尽可能融入主流学校的环境。”

另一个建议是培养多一些专业翻译人员，因为这方面的人才极度短缺。

刚在上个星期在国庆群众大会上为总理的发言进行现场口语翻译的娜菲莎(Nafisah, 28岁)听力正常，她在新加坡管理大学念心理学时开始学手语，毕业后成为聋人协会的全职手语翻译员。

她指出，协会目前有5700名注册会员，使用手语的约1700人，但协会只有四名手语翻译员，这425比1的比例远远不及丹麦的14比1或芬兰的7比1。

本地约8%人口有听力障碍

刘旺建副教授也说，除了天生失聪者，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听力下降也不容忽视。

据估计，新加坡有约8%人口有听力障碍，随着年龄增长，约一半过80岁年龄长者的听力也会显著减弱。

大约100人到聋人协会出席对话会，就医疗、教育、就业、沟通和照顾年长者等课题提出建议。对话会以口语和手语同时进行，现场气氛活跃。

他们的建议包括：地铁或巴士出故障时应有即时字幕、电视节目也应有更多字幕、在求职时提供免费翻译、为年长者设立专属老人院或托管中心、让协会认证早期介入机构教师。

虽然政府在今年初推出“加强残疾服务总蓝图”，但协会认为帮助失聪者的部分还可改善，因此正在草拟一份小型蓝图，希望能在9月呈交给政府。